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一

禮紀

藝文志

奏議類

奏復五塘劄子　蔡襄

臣昨至興化軍訪問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衝泰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餘頃為田約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有百姓陳清等陳狀於萩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決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聖年中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却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塘內地土州縣狗私曲理先次給却屯前太和

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
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清又請
勝壽西衝二塘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汪隨政內狥私
順情一向檢給科率產錢供輸賦稅臣體問得自決去五所陂
塘已來沿海鹹地止仰天雨有租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
賦是致人戶逃移見居者止括土煎鹽枉陷刑獄慶歷三年秋
旱官司檢計放產稅例及九分切緣舊作陂塘灌田一千餘頃
濟活八千餘家及決塘為田已來收得塘內田一百餘頃豐贍
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賦稅至多前後百姓
論訟不絕官司為見已出却產錢經屬省帳難為除落不與受
理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却八千餘家止豐贍得官戶三十餘家

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放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
害公私灼然所有上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即本家及親戚無有
一敢相連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强官一員取索應是干
連案卷看詳親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所陳利害稍
同乞賜除落塘內新定產錢依舊積水為塘利濟民戶取進止

奏乞減放泉漳州興化軍人戶身丁米劄子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
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得偽命日前諸州各有丁錢惟漳泉
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後以官斗校量得七
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地狹人貧終身傭作僅能了
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

生子不舉人情至此可為嗟痛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斂然諸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百姓困窮之弊祥符中特降御札除兩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漳泉三州亦是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科納遂至先朝大恵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領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以生為德以孝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養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盡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下進成先帝之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納歲納口錢在大國經費萬分之一于生民性命全活豈少也

奏乞除免猶剩米劄子

鍾離松

臣以非才誤蒙推擇待罪一郡陛辭之日恭承聖訓使之勸農桑戒勑丁寧無非以民為念此正微臣捐軀隕首以圖報効之秋臣自初到官徧問民間疾苦其間蓋有出于一時之權宜而為斯民之深害者不敢不為陛下極言之興化本泉州莆田一縣自太平興國中析而為軍瀕海偏山地狹而瘠封疆所至東西二百一十里南北一百四十五里歲入苗稅以斛計之纔六萬有奇而官租居十之七八官田一畝所收僅及一石而輸租重者至七斗比之他郡最為偏重豐年輸納已自費力一有水旱往往破產以了官租然前者官中用度有常每遇旱傷之年即與蠲減以故莆人未甚病也至建炎三年閩中寇賊竊發建劒汀邵莽為盜區朝廷遣兵收捕本路轉運暫移司福州就近

於興化取撥見存苗米二萬五百石以應軍期急闕是時事出
權宜自此遂為定例漕司謂之猶剩米每歲責令輸納福州本
軍緣此用度大窘四十年間每有水旱官司不復按損紹興十
三年田以災傷訴于官者一日無慮數萬戶時莆田知縣高維
正恐無以為猶剩米堅閉縣門不為受理蹂躪而死者甚衆維
正竟以罪去至隆興二年歲復大荒朝廷委監司差官體量放
及五分次年軍儲不繼無以支梧前守臣張允蹈遂具猶剩米
利害控告于朝仰蒙聖慈特出睿斷蠲去其半遠人歡呼鼓舞
以戴天地生成之賜去年荒旱尤甚於前歲民間所收十纔一
二其間亦有絕粒者漕司復下本軍從實減免通及五分令則
軍儲僅可支到六月未有顆粒可以指軍準接續況本軍近年
以來減罷場務凡五處所捐課利一萬餘緡舊例歲得建寧府
春冬衣絹三千五百疋撫州紬三百八十疋綿四千兩令建寧
府僅支到絹一二百疋撫州無復尺寸銖兩而本軍增置官兵
請給數倍曩昔常賦之外別無羨餘可以支遣若令依舊以一
半猶剩米輸之福州則無復可為水旱之備向後民間或有歉
訴官司懲令來軍儲闕乏決不敢從實蠲減使一方之民重受
其害無時休息極為可愍本軍既非商賈往來之衝民間貧薄
無以為生元受官租賦稅又苦偏重而瀕海斥鹵亢旱之年十
常七八若一一為之減放則軍儲闕乏搏手無計若坐視不恤
則民力凋瘁狼狽日深臣竊謂一州一郡自有一州一郡財賦
設或不免通融支撥但當裒多以益寡未聞裒寡而益多者也

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未聞損不足而補不足者也興化歲入
財賦比之福州纔及十二分之一豈應翻令小壘裨助大藩止
緣一時倉卒就近應急事平之後不蚤釐正馴至於此臣區區
昧死以請者但乞各復其舊以備非常無損于大農無侵于常
賦伏望聖慈矜此一方生靈受弊歲久將今後所輸福州一半
猶剩米出自宸斷盡行蠲除以寬民力庶幾微臣可以殫竭撫
循仰副陛下臨遣訓勑之萬分臣草茅一介要領不足以膏斧
鉞輒敢披露肝膽以自納于不測之誅惟天地父母恕而憐之
幸甚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興化府知府臣王弼等謹
奏為照舊編僉驛傳事據本府莆田縣東左等廂延壽等里軍民
等籍吳守和等連名狀告切見本府原有莆田仙遊興化三縣
計四百餘畫自洪武永樂以來編僉莆陽楓亭二驛夫役後人
民抽充軍匠及鼠瘴死亡數多田土拋荒景泰年間奏革興化
一縣裁減莆僊二縣里圖共只有二百十九圖原額粮米負累
見在人民貶當夫役迄今百有餘年雖甚困苦不敢有違
舊制近該福州府奏稱該府密邇諸司差役浩繁要將八府粮米
通查編排各驛逓夫役兵部備行本布政司轉行分巡分守等
官查勘定奪蒙分守左參議程廷拱行委莆田縣縣丞朱瑾清
查彼時本官不曾將舊冊原免亡絕等項人戶無徵粮米除豁
明白只照舊冊黃冊人戶內民米盡數查編致有餘剩抽貼福
州府三山驛等一十二驛米一萬二百三十八石餘守和等切

思本縣官民田地依山濵海科粮甚重山俱受粮粮又科差其
抄没入官官職等田每畝科粗米七斗或五斗四升輕者亦不
下二斗民田科正耗米五升四合五杪一撮雖有粮米四萬八
千二百二十石餘内官田地山并竈户田地兼受鹽課及山米
田耗米共該二萬五千一十六石俱各有例免編實有堪編粮
米計一萬一千六百一十餘石係是原僉莆陽楓亭二驛之數
其餘粮米俱繫逃亡死絶人户業去税存荒蕪崩陷及海蕩無
徵虛米并一二斗升合小户大小官員舉人監生生員旌表等
項該免米數今俱以為餘剩抽貼福州府三山等驛靠損小民
嗟怨盈路守和等查得福州府田地平洋科粮輕少山則全不
科粮且又出産棟梁材木菓品等項甚為民利雖稱三山等驛

客邇諸司使客駐節夫廩繁難若以别項供辦較之初無靠損
且如歲造段疋弓張福州府所轄圖分計五百八十五圖共造
段四百二十五疋每圖只造段七分二釐六毫五絲共造弓一
千七百二十八張每圖只造弓二張九分五釐四毫興化所轄
僅有二百一十九圖共造段三百三十九疋每圖該造段一疋
五分四釐八毫共造弓一千五百五十八張每圖該造弓五張
二分八釐八毫每圖多造段疋弓張比之福州府將及一倍又
歲用供應黑白糖菓品茶蠟歲辦買辦水牛底皮石大青大緑
牲口并各色物料福州府附廓閩侯懷三縣俱免分派皆派興
化等七府代其供辦夫廩之繁為費幾何物料之省為利甚多
以省補繁有何靠損又況福州府所轄驛站自大田直抵延建

俱是水路用舡一隻人夫八九名可運三四十櫃莆陽楓亭俱
是陸路用夫二名或四名纔運得一櫃以此計之興化府百夫
之差僅抵福州府十夫之力彼此難易了然可見今却抽本府
粮米以貼福州府驛遞誠為不均告乞轉達俯順民情仍依舊
例編當本府驛站庶使勞逸適均事可經久具告到府行間又
據各該縣里老黃哲清等亦告前因臣等叅省得福州興化等
府驛遞俱以本府之粮供本府之役自洪武永樂以來已有定
制行之有有餘年未聞福州之民以此消乏各府之民以此優
裕蓋當時措畫得宜勞逸適均所以久而無弊人人自安今但
因一人之言有此紛更欲奪各府之粮供一府之役遂致人民
嗟怨咸稱不平誠為未便臣又查得原奏詞内開稱直隸蘇松

等府田粮編僉鳳陽等府當站浙江杭州等府田粮編僉河南
開封等府當站江西安吉安等府田粮編僉真保定等府當站要
照此例將興化等府田粮撥僉福州府所屬驛遞一節切惟鳳
陽開封真保定等府俱在江北當中原四達之路地廣人稀兼
又槩養孳生馬匹所以必資江南蘇松等府編僉當站然未聞
直隸抽寧徽池慶之粮以當蘇州驛遞浙江抽寧紹台温之粮
以當杭州驛遞江西抽建吉撫信之粮以當南昌驛遞若執此
例尤為不通況福州與各府科粮有輕重物料有多寡地利有
厚薄道路有難易彼此事情萬有不齊今但以驛傳一事計其
繁簡而均一之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一而遺其二欲求均一
而致其不均誠有如民人吳守和等所言者伏望

皇上慎惜舊典體恤人情乞
勑兵部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會同布按二司公
同計議將福州興化等府驛遞一遵洪武永樂以來
舊制編當庶使事體歸一人心悅服行之千百年之久可保無弊
緣係照舊編僉驛傳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老人宋仲茂親
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封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興化府知府王弼
等所奏近該福州府奏將興化等府粮米編排福州各驛遞夫
役乞要轉行巡按會同布按二司計議照依洪武等年舊例編

當一節切詳所奏事情係查驗田粮均二驛遞難以進度合行
會勘定奪為此擬合通行
一咨都察院　除外合咨貴院煩為轉達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并按察司會同布政司官員公同議處興化府知府王弼所奏
前項事情要見福州等府三山等驛洪武年間編僉舡馬夫役
因何一向稱便近年以來因何又稱不便將興化等府餘粮抽
貼福州府各驛當時既經各官會同計處必然停當經久可行
緣何行之未及一年紛然又稱不便奏要復照
舊制小民雖曰難與慮始而官府亦當合乎人情務要會同各官
斟酌從長計處當因則因當革則革期於事安民安經久利便
若有違礙徑自施行希由咨報

紀載類　雜記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拾蒼吳任授室其門閭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廼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實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為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欵其縫視其告則以為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為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頡溧水二縣尉其五為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為謄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邱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為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為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為二十八世則為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為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頡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閩中名士錄序

黃璞

閩之水清山秀為東南之尤發其氣象散而為風雷之靈凝則為寰宇之英故秀傑之士間而出焉得時而起者則析珪紆組標為國華失利而遺者則抱節著書留裨世教代有人焉然年祀綿邈聲塵髣髴未聞編録寧無闕歟璞因見楚國先賢傳蜀都耆舊志皆傳於世且甌閩之士不下楚蜀者亦衆矣豈無傳記以流於世耶遂自國朝神龍而後博訪得以進士上第者章句略載得失必書分為六卷目為名士録其文倣史其操履高特者則從而褒之義行虧缺者則從而貶之庶裨勸戒之道矣其不列科第而有文學行義尤著亦略而記之用以激俗昔仲尼脩春秋則奸臣逆子懼焉今其書既成善惡無隱懠于名節者誠可以謹其心矣謹序

晉安海物異名記序　陳致雍

肇自元氣生物成形山澤河海風殊物異雖聞見不同而根本或類致雍家於晉安目覩海族日有多品而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之産職方不入郭璞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顔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註交州異物紀嶺表録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集在此卷就其方言以正之曰海物異名記云

圖經序　林光朝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為徒然者況四海曲江至是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之乃知探禹穴闚九疑過齊魯以觀諸

生習禮之處不獨子長為如是耳莆之為邦壤地褊迫由蒜嶺而南有為諫大夫者居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里有水一帶如寒玉芻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時不肯仕作賦夭矯如吳融令斷墻破屋髣髴猶在也太史所書惟頡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者有壺山九仙山百丈飛烏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可知我生三十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金谿得蒲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鯉湖髮少齒落纔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鼻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莆之大略惟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為甚多其於治郡如治劇邑窮日之力為不足以久繼之公之退然自下非緣斲削每以我為知言者我有慙色偶一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三里有故家為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視雙闕者不覺歛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徊不忍去公以南北通塗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略不敢辭是書訪之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殘牒遺編續藁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為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乾道五年春三月丁巳序

禱雨九鯉見龍

太守朱端學

莆陽之西八十里有湖曰九鯉漢何氏伯仲九人乘鯉仙去因以名其湖湖之間有潭神龍之所舍焉歲旱則禱雨於是郡守

每遣官乞水若應若否必歸其水端學誤恩以守茲土歲在丙午秋七月始莅事邦人首以旱告且曰春種多不下土今平疇亦就槁矣遂禱于其潭水至之三日即雨農無絶粒之患神龍之賜也嗣歲丁未夏旱自浙而南閩中之雨亦愆期六月十有一日辛巳有禱于郡祠自是四郊間雨雨脚雷聲入郡城者雖屢而甲申城乃雨民亦未告足已丑侍郎賈公選備奉御札下屬郡以禱祈為事庚寅遣官乞水于湖乃致齋禱于神龍曰聖天子下詔有永念旱甚朕心如焚之語臣子當若何神其速應則主憂可釋吏責可寬矣辛卯四野重陰禱訖其所先雨壬辰水將至辛巳雨雖兩驟而雲陰復解日光且穿漏及關而迓復雨拜已復止時于郡治之前有白龍見尾於雲端自東搖曳而西觀者如堵方崇奉其水于道宮旋若瀉盆幾歷兩時癸巳逮于丙申載陽載陰丁酉一雨三日響應之速殆類桴鼓昔昌黎文公能開衡山之雲且自言其正直感通而東坡先生復以精神許之端學視文公其敢少企茲焉有禱而龍見豈非天子閔雨一德之所致乎其可忘神之所賜耶舊有祠於潭上歲久壞漏易而新之將以額請於朝故書以述其應驗云淳熙十四年九月朔日男承奉郎著謹書

五芝亭記

林文軒

紹熙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日也飛觴臺之東南俱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

通人洽識矍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芝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璧者有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携而觀者蓋如堵墻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隴麥大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其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鬴鬴與釜同容六斗四升見周禮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茵以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產於公侯之圃歷歷如曩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芝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光朝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

興化縣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絕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為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為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飢今者五穀俱熟為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秋

八月二浙以水澇告而閩人苦旱天子為之損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楠適治是邑以為舞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走螺峰過百丈登轉水臺披榛剗草婆娑而來及其既禱也不張蓋不揮箑亦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起膚寸即合而甘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為喜當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為軍治我來白馬倚杖大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山掌一帶如湘潭其牽映數處如鴈蕩道出平林當趣晚風須猿吟乃去耳以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為可數及同登是樓也若憑虛遠遊谿雲谷月乃在杖履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餘力秋而省斂家有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為無慚色石所何山麥斜何許且將閱貢耒耜而問涂焉林光朝記

紹興重修孝子林攢闕門記　陳俊卿

唐貞元間林公諱攢仕為福唐縣尉居母夫子人方氏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五日比葬廬於墓下有白烏甘露之祥天子詔作雙闕於其閭旌孝也皇宗嘉祐五年林氏族人因其弊增治之時則有舍人呂公夏卿之記大觀中右正言詹公丕遠出守得諸耆舊復命徒繕理焉自貞元距今幾四百年林氏之族益大世有顯者人以為孝子之享其報也紹興十有六年秋七月大雨公八世孫孝澤謀諸族黨曰闕門之修又四十年今不（矣）輯且壞何以示子孫因謁郡而請焉會太守汪公待舉賢而樂從之且曰惟國家每加恩區內赦書丁寧於忠臣孝子之墳墓與旌表門閭者俾有司崇飾之以示激厲今而効力亦吾職也

於是剔蠹腐增瓦與土赤白而新之踰月工告畢故為之書

闕下林氏孝友堂記　　邱濬

八閩著姓以林氏為第一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唐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友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于朝詔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于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內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於社且在城外令成化戊子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為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為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始祠祀新遷烏石之祖尊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左昭右穆列祀于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裔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為記其本末令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修隋書列孝義于傳宋編唐書因以之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文表其門閭與夫黃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

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讚揚之我　文廟御纘古
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逾遠而逾彰者有由
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
祠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
掌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皆以宗言在國
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于親親親非廟不統
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于宗廟焉故
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
孫或受祿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
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祀當止于四代則過則
為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
則世之元孫往往有遠祀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子
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
世範茲蓋百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者哉古稱
盛德必有世祀孝為百行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莆
閩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十六世之祖盛德之效何其遠
哉為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
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為忠施之有政
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為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加封植與
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燁煜霄漢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
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弘治改元龍集戊申夏五月初吉日立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邑人濟
南林公攢太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
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將與先府君修合葬之禮公之於
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
也塋域固護實在我私當懇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甎甓
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不違典禮
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空也春三月二日忽異氣自天
氛氳下蒙非雲非煙冪冪綿綿彩耀光鮮馨香馥然朝起及暝
徘徊不散先是繞壟已栽松柏洎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
大如梧桐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歐陽詹

異於人間所甘之甘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珠相鏗
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
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
褒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
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必甚乎今為公
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況殊香啓途異彩相鮮凝結豐員向日
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手禮幸而獲見彌聳不
足遂遂為之述

紹興旌表孝子郭義重記　林光朝

一夫以孝聞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
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衝衝道由是

出凡至是必立馬停輈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之孝視昔人
為無慙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
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儁愚暗駭愎辨佞雜然人品何所
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
處仁為古之人古之人先生早歲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
在錢塘聞母夫人之喪跣足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
無百錢儋石之積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為墳而
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
霏來下明晶膏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于是吊先生
于閭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自欺吾子
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右累土高尋
有四尺垂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
之家璽書具存者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之所遺其
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於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
司法叅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録事叅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
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娶禽焉者其在他曰足跡可數不必道
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
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篤水旦日辭
其夢有童僕自外來倅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
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
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如水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
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廼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華

於先生為族子屬光朝書其事筆不下者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為先生之閭我不出戶而昔至也乾道元年四月乙卯記

陳師復仰止堂記

黄幹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南有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立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府丞寺丞宓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堂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幹為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于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義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月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塗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彌高終見

其卓爾羹墻輿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仰止堂規約

宓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正獻公所寓之館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潘久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間有好脩之士旬一集共講四書本文公之說而細繹發明之如是者十餘人潘謂人之為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為訓又以呂氏鄉約隱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宓告之曰學基於少成於壯自壯至老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孔門之徒所以獨稱顏子為好學者蓋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諸友後生志銳正當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而徒以博文獵涉為務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則將有童而習之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況敢望顏氏子之卓哉宓過時而學者也故深加懲創共述此以諗諸同志云寶慶丁亥季秋六日書

辨志

人之為人必先辨志毫釐之差千里之異儒者二途小人君子

學有兩端為人為己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為己者誠為人者偽
輕利重義物我一視拔為存誠隱顯一致凡我同心請加審諦
透此二關方是少憩

致知

人之有知在致其極理本無形惟物是格物無精粗各有其則
近而脩身遠而家國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往古來今循環代續
心之所感喜怒欣戚身之所接臭味聲色一家之內父子主僕
一國之中刑政禮樂天高地厚渾淪磅礴動植生成鳶飛魚躍
考諸往古治亂因革揆厥來今變通酬酢一理弗明不免落
一義弗精立見乖錯所以窮理貴乎該博所以臨事貴乎審度
方其用功一一累積及既會融一乃貫百孰謂格物惟務扞格
孰謂慮事不必纖悉凡我同志要當深識毋貪近功一蹴至域

正心

仁義禮智天錫至善根諸吾心盎背睟面寬裕溫柔剛毅奮發
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火然泉達其端甚微
仁戒姑息義防憤激禮勝則離智毋詭譎致樂治心中心和樂
致禮治躬外貌嚴恪直而必溫寬而必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修身

人之一身百體皆具苟失其則易置冠屨耳目無加手足莫措
儀容順正筋骸乃固頭容要直項頸中峙視必聚精聽必傾耳
色欲睟面聲從腹起口如守瓶鼻如嗅馨固頤垂領脊挺肩平

手效抱鼓足毋箕踞立微磬折坐若泥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以此律身外邪敢侮體胖心正貌肅神凝
為學則固察理必精克勤小物大德以成凡我同志勿怠勿輕

處事

欲正其義不當謀利欲明其道不必計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徒見小利難成大事小善必為勿謂為無益小過必改勿謂無傷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時至則行未至勿遠臨事不敏易至失機
處事欲速必有不達疑而勿詢猶正牆面謀而無斷作舍道傍

又

仕止久速和任清忠各當其可以集大成富貴貧賤患難夷狄
素位而行無不自得橫逆之來反己自修人非我是飄瓦虛舟
威武所加孰不震怵自反而縮雖死弗屈

仰止堂鄉約

德行相規

謹行信言入孝出弟確守廉隅廣施恩惠聞義必徙有過必更
導人為善務人不能已長勿誇人短勿毀取友必端毋交非類

事業相勉

精玩詩書博覽史冊射御書數閒以琴瑟教飭子弟勤課耕織
嚴恭祭祀禮待賓客洒埽門庭葺理廬室蚤納官租期限勿失

過失相規

行不恭遜言不忠信挾勢恃才黨邪抑正背義營私棄禮殉俗
用度不節鄙吝嗇縮酗博鬬訟生事妄作行險僥求投獻請托

禮俗相接

節朔往來慶弔饋遺患難相賙輕財重義會聚相齒勿問官職貧不貴財老不効力耕則遜隣行則遜路為人息爭與衆集事右件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規勸主約一人直月一人每月會集之月直月抗聲讀一遍仍推說其意遇衆所當舉之事直月為之糾集而程督之有善者衆推之書于籍有過者直月糾之甚者聽其出約

請諸友續講東湖劄

續曩受學陳復齋潘瓜山二先生于仰止堂時僅十有餘人朔有集旬有講著在規約二先生歿諸生自築祠于東湖蒙繡使楊使君撥祠田為春秋二祀及友朋旬朔會聚慶弔之費蓋已三十年今同社之友凋落過半績與柯學錄思過阮教諭宜孫幸無恙然歲月各近者希或衰或病倘綫脉不續則此祠荊棘矣于是私相與謀鄉邦稱為善士能讀我文公之書者如顧任遠仁翁顧東老潛夫黃鏞器之鄭與言直卿林寅公伯良林夢協若山方至善夫林應成汝大陳端然仲弼林桂高高父鄭獻翁帝臣方哲希點林合若水黃德星炳仲黃强學能仲一十五人欲延至東湖照仰止之規約輪流講讀俾同社之子弟各聽講焉講罷蔬飯而已庶演迤將墜之緒以扶植二先生鳴道之初心竊念東剛寺正先生宗主斯文泝祖父之源流楫朱張之風味真所謂聞而知者欲借鼎呂之言興起後學績遂執此以請諸友無不樂從實拜先生以善及人之賜軍學學正黃績請

書黃學正請士友東湖續講後

古之教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鄉校之設于傳有之東湖之祠蓋尊先師以表儒學之宗淑後人以為講學之地亦古之遺意也復齋瓜山二先生師承考亭其所以紬繹而講明之者見于仰止堂規約先生沒而祠之宜也先君登二先生之門祠之始創實與焉至曩侍先君如莆辦香祠下冠屨雲集再至三至焉則昔之從遊者無幾矣冒來貳郡首展祠敬先及典刑惟黃學正柯學錄在慨前修之益遠覩成規之尚存暇日因與學正言祠不可廢相與維持者其在人乎學正周玉郡侯徐東岡于是延請士友預斯集者十有五人月有會講習其間續仰止舊約以溫二先生之微言莆之東湖亦猶三山之鼇峯祠黃勉齋各尊其師而祠成或謂鼇峰規模太寬而東湖加密然斯則隨寓而隨見也致知力行之方謹思明辨之目更相與訂正油然有得將進而為復齋之名節議論退而為瓜山之學問操修豈無所自來哉學正俾書其後不敢辭景定甲子臘月上澣鄭至記

紅泉講道序　林紀文

道原于天而具于聖人之經易以通幽明書以紀政事詩以道情性春秋以示法戒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凡道德性命之蘊古今名物之理皇極之所以建彝倫之所以敘心術之所以正皆于是賴自吾夫子之刪述顏曾思孟之授受六經之道煥然大明如日中天凡有目者皆得而覩焉有志于學者誦其經而究其心則聖人之道不可勝用矣厥後灰燼于秦火薄蝕于漢儒

經失其傳而道亦晦矣至宋周程斷繼出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六經之道復明于後世南渡後周程中輟張朱未起學者貿貿焉倀倀焉無所取正或淪異端之歸吾宗國清回年公深為此懼以族子艾軒勵志聖賢之學足為學者宗乃起義塾于水南之紅泉延艾軒為師歲捐穀千餘石以贍學者時四方從遊者以數百計卓然有南夫子之稱其學篤意踐履之寔不專于訓詁之攻究極性命之微不專于科舉之文故及門之人出而仕者皆能建勲立業為朝之名臣退而處者皆知迪德蹈義為鄉之善士東南學者翕然化之此所以為艾軒之教也艾軒去綱山繼之綱山沒樂軒繼之樂軒沒學正田又繼之及門者亦不下百人回年公從子也皆艾軒親炙高弟得師友之淵源者也吾莆自陳隋間鄭露講學于南湖在唐則吾祖蘊藻歐陽詹讀書于泉山至宋艾軒講道于紅泉由是文風大振遂有海濱洙泗之稱其盛矣哉夫艾軒固為學者宗然非義齋之倡以師道尊之必不輕于往教則學者亦無所取正其不至于離經畔道流于異端者幾希此回年公所以有功于學者大矣回年之裔孫衙明敏嗜學鄉以齒德稱慨慕先世所為囑予為序紅泉講道之事余惟艾軒之正學回年之義齋東南學者皆所以私淑而景慕者矧其為子若孫者乎尚其心乃祖之心學艾軒之學以無背無忝云

贈户部　欽差閩辦黃石魚課官馮君重修東山涵閘序

陳　稔

人之所以為賢者以其有仁與知也利害不兩立是非不同途
仁者興其利而不使害之萌知者審其是而不使非之雜此戶
部　欽差閘辦黃石魚課官馮君重修莆田縣東山涵閘之所
以為賢也初宋熙寧間李長者堰木蘭坡障永春僊遊澗壑三
百六十之會流渠而導之東趨以溉南洋維新南匿胡公莆田
國清連江興福等里之田瀕海立泄以殺霖澇其後洋城林墩
陳山斗門相次而作泄遂寖廢每大水海隄決潰乃設涵竇數
十處以助斗門之不迅而東山居一焉蓋斗門低出渠下濶過
尋丈有門以啟閉涵則高出田上徑不盈尺首尾洞達而已元
季以勢力塍東張澄口海地為田者相踵然以升鹵歲不可登
國初縣民林用震李仲章皆以直得之而用震居多遂垣石外護

圳流中繞連亘數百里之埭而微深廣東山涵竇以取餘溉之益
又計其蠣殼之利而以通舟為便恃其莫敢誰何悉乎置涵故
堤疏接上渠順勢之注沛然莫禦而私創斗門于東張自是李
長者之渠常涸而彼私之圳流浩浩湧湧魚鱉充牣賈楫商帆
往來絡繹數年之間南洋民食公賦皆乏而用震倉陳貫朽富
甲一郡利于已而害于衆矣府縣官雖多賢民怯用震之豪莫
敢敵仇以事白者洪武十二年冬縣丞壽昌葉彥輝以公事之
興福莆田諸里里民茅汝直等數十人泣訴道右彥輝受其辭
府學教授吳性傳為木蘭之水歌以激勸之縣遂遣連江里余
原誠等督其役性傳撰記備載始末然不究前昔之是塞其渠
築其堤而涵于上乃因用震之非而抑損之砌石如斗門制攻

石為閘竅其首設夫以主之約令曰東張澄口之田涸乃啟閘
焉夫用震之埭湊海西吞有用之水東吐之無用之地洗其鹹
鹵則田益腴以有限木蘭之源而恣東張澄口無厭之需吾未
見其可也且石閘重不二十鈞手其竅而起之兩夫之力耳蓋
夜竊舉孰能守之哉澇則閉乾則啟東張澄口昔之利不減于
今之利南洋今之害不減于昔之害用震之心昔猶非其非今
則是其非矣嗚呼彥輝慮及此而為之耶慮不及此而為之耶
至十五年春赤地數百里既而雨三日溝澮皆盈而東山之閘
大啟茅汝直等謀曰天之惠我若此而林惡不悛欲訴于郡縣
恐一日之緩水涸可立待也奈耕事何馮君孔邇敏而達勇而
決蓐鋤强豪一語之下耳遂造其庭而告焉君曰噫予職河泊

辦魚課魚依于水水利昌敢不急且予世為農家豈不知稼穡
之艱難乎自丙申歲躡迹行伍歷遍江湖豈不知民間之利病
乎今奉
勑符而來為
天子使利民之事宜乎知無不為也即與同　欽差官盱眙駱君
步造東山之上名余原誠復董其事定議立則鳩徒計庸始工
于四月甲午越六日庚子告成砌石于涵底崇六寸置閘其上
攻石厚七寸濶二尺長如涵之廣有奇而冒于閘端植木柱于
旁而機鍵之官收其鑰澇則啟以泄之乾則閉以蓄之水襄閘
而注者以溉林李之埭于是東山涵閘乃為南洋之利而東張
澄口之害息反非以為是矣自播種以至登禾田疇漲溢民食

公賦足而有餘士庶咸稱君之知美君之仁朴于野而歌于路也汝直等囑余為序余惟彥輝治邑多善狀而東山之役功雖不終民到于今稱之況馮君之德之惠又疑過之哉故强為之述其是非利害之略云馮君名楫字巨川儀真人八月望日序

贈戶部　欽差開辦黃石魚課官駱君重修東山涵閘序

孟子車氏道性善何人有仁不仁之相遠耶蓋理之具于心者為性理固無不善心之存失其正性遂昏焉故善者仁而惡者不仁然其初則明而不可掩也世之人爭利害是非殊其心以紛于始據其理以定于終雖齊髡之辨丹朱之嚚天下之衆古今之間莫能遁者性有固也吾于重修東山涵閘一事驗之亦再三矣當李長者堰莆田縣木蘭陂之時興福里東山連亘大堤而已內則田外則海其後即堤之上設涵以殺溢潦又其後强有力者塍海為田而涵竇固自若最後而郡民林用震遂刻平故堤渠而達之東張澄口以沃斥鹵之壤又最後而前縣丞葉燾因莆田里民芽汝直等告始累石成涵涵口為閘以啟閉地有古今變易之異事有利害是非之分矣不有君子其能定之乎去秋

朝廷悉代天下開辦魚課官

命戶部仍以久次兵籍勤勞　國家者思所以優養之于是盱眙駱興氏洎儀真馮巨川氏領

勅符來莆之黃石越明年春二月大旱溝澮皆涸既得雨而用震肆開東山涵閘汝直等以事白駱君忿然而怒攘袂而起謂馮

君曰吾受
天子命而來閘辦魚課魚依于水而課收其米非水則魚將焉生
稻將焉種是急務也與馮君所見若合符節即昔共詣其地相視
之見渠水之注若建瓴而民之憂水利者愁歎之聲載路乃立
則度庸涵仍其舊而加石于底崇六寸閘仍其舊而設鍵鑰俾
毋擅動百姓聞之駿奔執役如救室火憂者喜嘆者歌用震望
風駭怖服辜輸情之不暇夫千數年間互相曲直一邑一鄉仇
敵胡越用震之欲遂則長者之澤斬彼之利此之害南洋萬家
以為是則東張澄口數家以為非豈用震之不仁異于長者之
仁而東張澄口人性之惡異于南洋人性之善哉心有所蔽而
不能同耳一里人爭之不得至數里人爭之又不得及中州之
二士折之則知天下之理同也由是不俟刑罰之加而過悔善
遷本然之性得矣孟子車氏豈欺我哉比畢事汝直等請予為
叙予既叙馮君語不能文有欲為用震解嘲者濫士冠儒衣造
予竹林精舍坐而言曰李長者導木蘭之水東流而南注三十
餘里為大溝七條小溝無數以溉南洋維新南厝胡公莆田國
清連江興福等里上中下三段之田萬餘頃獨東張澄口不可
通乎予應之曰東山之地夷上浼下若可渠則洋城林墩陳山
三斗門併木蘭陂皆可廢矣曰舊創涵竇葉君襲作之不已愈
乎曰昔之涵出田之上以泄泛濫溢之流葉之涵出渠之下以
吐豬蓄之水名同而實異也曰葉君如石閘而非之駱君馮君
仍之而是乎曰葉之閘啟于乾令之閘啟于澇器一而用別也